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新唯物主义本体论

种项戎

(邢台学院, 河北 邢台 054001; 中国社会科学院 研究生院, 北京 102488)

摘要: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批判了旧唯物主义,提出了新唯物主义的重要原则。从本体论的视角梳理马克思的这篇文献,可以看到马克思在与以往哲学不同的维度上重建了本体论,即实践活动本体论,这种本体论是对于费尔巴哈感性本体论的超越,并对唯物史观的建构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新唯物主义;实践本体论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是马克思“新唯物主义”的里程碑文献,被恩格斯称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也是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把重要的钥匙。但是由于这篇著作写于马克思哲学思想转变时期,对其文字的理解既无法从古典哲学的视角着手,也不能从后来被教条化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阐释,因此,这把钥匙似乎本身被锁在了宝箱之中。本文试图以关于本体论的讨论为一条线索,还原当时马克思的新哲学与以往旧哲学的关联与超越,尝试找出一条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理论体系的进路。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本体论哲学

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性质,学术界一直以来存在着争论^[1]。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排斥本体论的。本体论是研究“是”的学说,要对世界本源的存在进行探究^{[2]27}。本体论是“第一哲学”,即西方传统的形而上学研究的问题,从亚里士多德到笛卡尔、康德、黑格尔,都从纯粹抽象的逻辑概念中界定所谓“超验”的存在,因此,纯粹的本体论是不以任何特定的事物为研究对象的。这种纯粹的经院哲学是马克思否定和批评的对象,马克思之所以要创立新的哲学,就是要与这种“彼岸”哲学划清界限。因此,一些学者,如施密特、弗洛姆等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对本体论不感兴趣,这个根本性问题在马克思那里已经无足轻重。如弗洛姆根据马克思后期著作中基本上没有使用过“本体论”的提法,认为马克思“确实对这些问题不感兴趣,也就很少谈到这些问题”^{[3]26}。

收稿日期:2018-07-04

作者简介:种项戎(1976—),男,邢台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更高层次上重建了本体论。物质和精神、主体和客体是形而上学纠缠不清的概念,马克思主义哲学则实现了对这些概念的超越。如梅洛-庞蒂认为,“世界就是我们所知觉的那个东西。”^{[4]133} 葛兰西认为人类的客观可以等同于历史的主观^{[5]445}。近年来,在国内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本体论是比较流行的观点。

我们回到《提纲》,看看马克思是否对于本体论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尽管马克思的著作很少使用“本体论”的说法,但以马克思对哲学史上本体论争论的理解,在创建新的哲学思想时,不可能不去关心和思考这个问题。《提纲》第一条就点出了四种观点(也可以看作三种,马克思认为费尔巴哈哲学也属于旧唯物主义)对同一问题理解上的差异,这个问题就是“事物、感性、直观”,其实这个问题可以理解为存在,世界的存在,对存在的看法就是世界观,世界观是哲学的根本问题。如何理解这个世界的存在,是一切哲学都关心的问题,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启发了后世的存在主义哲学,如海德格尔把存在的问题深化为“如何存在”,而不是孤立、静止的存在。马克思区分了几种哲学对存在的理解,一是旧唯物主义,只做客体的、直观的理解,而不能从感性的、主观的,把事物、感性当作实践去理解。这是18世纪以“人是机器”为代表的法国机械唯物主义的理解方式。二是唯心主义的抽象发展的能动性的理解,但唯心主义只关心彼岸的抽象世界,对现实的、感性活动没有任何了解,这是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理解方式。三是费尔巴哈的理解,按照马克思的意思,费尔巴哈虽然意识到了问题的存在,从而回到了感性,如费尔巴哈认为,感性就是现实,就是物质和精神的统一^{[6]515}。但对于人的活动,费尔巴哈终究未能超越旧唯物主义的限制,认识不到实践活动的意义。马克思在批判这三者的同时,其实也对于“新唯物主义”,对于“事物、感性、直观”,即这个世界的存在如何理解作出了界定,那就是,“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从主观方面去理解”“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客观的活动”,“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7]6}。从这几个对于活动的限定词中,可以看到似乎存在着矛盾,因为这种活动既是“主观”“感性”的,又是“客观”“现实”的,如何能做到这一点呢,马克思指出了关键,要当作“实践”,“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去理解。因此对《提纲》第一条做一个概括就是,新唯物主义要把“事物、感性、直观”当作“实践”,“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去理解。马克思在这里强调了实践活动的意义,因为实践是主观对于客观的对象性活动,这种实践活动必然产生直观和感性,在这种实践活动中,对于世界的理解就实现了统一性。因此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本体论,而且是实践本体论是有道理的。因为在《提纲》中,马克思表现出了对如何理解世界存在的关心,而且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解方式,这正是本体论的意义和功能,虽然这种本体论已经显然不同于以往的哲学。

二、马克思主义本体论哲学对旧哲学的超越

《提纲》中虽然批判了以往所有的旧哲学,但重点还是在于批判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哲学,其他旧唯物主义哲学也被提及,由于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哲学是介于新旧唯物主义之间的,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来源,因此,马克思对费尔巴哈哲学的超越,也是对旧唯物主义哲学的超越。

一般而言,每一种哲学都有自己的本体论。无论是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还是费尔巴哈的“我欲故我在”。存在是思维的前提和对象,无论这种存在是现实的存在还是观念的存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正是西方科学主义兴起的时代,科学主义主张用逻辑实证去发现世界的真理,对于传统上高高在上的形而上学是持贬低和排斥的态度的。如怀特所说,逻辑实证主义认为,“哲学只不过是科学的逻辑。”^{[8]208}这种科学主义倾向直到现在仍然对人们的思维方式具有重要的影响,

对于一般人乃至受过良好教育的人而言,所谓理性就是相信“科学”证实的东西,如波普极力强调“科学”具有能够“证伪”的含义,甚至质疑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这种武断的主客二元论能够使生活变得简单,并且通过不断增加科技创新的刺激而深入和细化。正如马克思在《提纲》中指出的:“这种学说一定把社会分成两部分,其中一部分高出于社会之上。”^{[7]7}

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是感性存在本体论。相比较而言,这种对感性的强调对于旧唯物主义的超越是不容忽视的。可以说,费尔巴哈既反对唯心主义,也对此前的旧唯物主义提出了批评。马克思指出,费尔巴哈强调感性,而且这种感性并非感觉经验,而是感性本身,是人的感性存在,这种通过感性实现主体和客体的统一的尝试是具有进步性的。只是他没有贯彻到底,因此“至多也只能达到对单个人和市民社会的直观”^{[7]8}。在费尔巴哈那里,感性只能存在于思维活动中,所以这种统一也只停留在观念中,一旦到了现实中,就只能诉诸于“道德”“爱”等无力的说教。因此,马克思恩格斯评价费尔巴哈和法国唯物主义一样,下半截是唯物主义者,上半截是唯心主义者。

费尔巴哈为什么没能走出这种局限?马克思认为关键就在于“他把感性不是看作实践的、人类感性的活动”,而是仅仅看作精神的活动。《提纲》第一条中指出了费尔巴哈对于实践的理解是偏狭的,“对于实践则只是从它的卑污的犹太人活动的表现形式去理解和确定”,费尔巴哈把“市民社会”看作是个人主义、利己主义原则统治的领域,对于实践也武断地排斥,“实践的直观,是不洁的、为利己主义所玷污的直观”,因此,他认为实践不是感性的基础和来源。例如,费尔巴哈认为,“制造”没有人的“最固有、最内在的本质直接参预其中”,因而是“无关紧要的活动”,只有“精神生产”是与“我的本质相同一”的^{[6]261}。

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费尔巴哈只坚持了半截的感性,并为感性找到了更加坚实的基础。马克思认为,实践活动构成了“整个现存感性世界的基础”。在《提纲》中,马克思没有详细阐述新唯物主义的特征,但最基本的要点已经形成,就是“实践的、人类感性的活动”,“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实际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从这几点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内涵,存在不是脱离人的活动以外的自在自为的实体,也不是科学主义所设定的直观和客观,而是人类对象性活动和关系。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费尔巴哈的批判,进一步阐述了实践活动的意义,“费尔巴哈从来没有看到真实存在着的、活动的人,而是停留在抽象的人身上”,“因而他从来没有把感性世界理解为这一世界的个人的共同的、活生生的、感性的活动”^{[7]50}。在马克思看来,不仅一切自然物,包括生产资料、消费资料、文化产品等都是人的对象化存在,是由于人的感性活动形成相互联系的过程,而且由于人能够能动地把自己的生活作为对象,从而使得异化和超越异化的真正自由成为可能。人的对象性活动是劳动实践,社会关系是这种劳动实践活动的基础和限制,从而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建构奠定了基础。

三、马克思新唯物主义哲学本体论的重要意义

马克思在《提纲》中提出的新唯物主义本体论对于马克思后来理论体系的建构与完善产生了重要影响,主要体现在唯物史观的形成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

一是为唯物史观的构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提纲》第十条指出,“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体现了与以往的哲学相比,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对象的重要转变,即转向日常生活世界和社会历史领域。之所以新唯物主义要立足于人类社会,正是因为实践活动和

社会关系是最基础的存在,因此可以看作新唯物主义本体论的必然推论。第十一条,“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既是对旧哲学的清算,也是新哲学的宣言。无论是传统的形而上学、旧唯物主义还是科学主义,都预设一个和主体分离的客体,等着哲学去证明和解释。而在马克思看来,存在全然不是什么“实体”,而在根本上是活动,是关系。《提纲》带来了一场本体论革命,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这部标志唯物史观形成的著作中,马克思进一步把实践概念真正置入社会经济与社会历史范畴中加以研究,强调社会生产实践和社会实践的重大意义,从而把历史概念与实践论结合,形成了唯物史观的伟大创见。

二是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指明了路向。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已经开始关注政治经济学问题,但当时还没有完成对费尔巴哈的批判,因此不能从新唯物主义本体论的基础出发超越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束缚。随着马克思哲学研究的深化与转变,从《提纲》过渡到《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越来越重视经济学研究,同时也越来越自觉地把实践活动本体论和唯物史观作为新的政治经济学的思想基础与研究方法。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指出:“人们生产他们所必需的生活资料,同时也就间接地生产着他们的物质生活本身。”^{[7]24}此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发展集中体现在《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1867年的《资本论》等著作中。在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明确了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等历史唯物主义思想^{[8]8-9}。这几部著作是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在政治经济学领域的重要应用,也标志着唯物史观的形成,实现了由假说向实证的转变。

总之,《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思想,引导了唯物史观的创建,并且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革命指明了路向。《提纲》文字简练、思想深刻,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承前启后的重要纲领,对于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和唯物史观仍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 [1] 陈学明,姜国敏.何为马克思主义的“本体论”?——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角度看[J].哲学研究,2015(3):11—17.
- [2] 俞宣孟.本体论研究[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 [3] [美]弗洛姆.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M].复旦大学哲学系现代西方哲学研究室,编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
- [4] Merleau Ponty, M.: Sense and Non-sense[M].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68.
- [5] Gramsci, A.: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M].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Co. 1971.
- [6] [德]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M].荣震华,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编辑:刘小明